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著名神探
这里有头脑缜密的推理大师

这里有紧张刺激的探险传奇
这里有诡谲惊险的悬疑盛宴

青少年最着迷的 侦探推理悬疑探险

故事

杨永胜 主编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著名神探

这里有紧张刺激的探险传奇

青少年最着迷的

侦探推理 悬疑探险

故事

这里有头脑缜密的推理大师

这里有诡谲惊险的悬疑盛宴

杨永胜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少年最着迷的侦探推理悬疑探险故事 / 杨永胜主编.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 - 7 - 5392 - 7166 - 8

I. ①青… II. ①杨… III. ①故事 - 作品集 - 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5205 号

总策划 / 杨建峰

封面设计 / 松雪图文

敬启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和使用了一些报刊、著述和图片。由于联系上的困难,我们未能和部分作品的作者(或译者)取得联系,对此谨致深深的歉意。敬请原作者(或译者)见到本书后,及时与本书编者联系,以便我们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支付稿酬并赠送样书。联系电话:010-84853028 联系人:松雪

青少年最着迷的侦探推理悬疑探险故事

主编 / 杨永胜

策划编辑 / 熊侃 杨永胜

责任编辑 / 张芙蓉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 × 1194 1/16 印张 27.5 字数 700 千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5392 - 7166 - 8

定价:29.80 元(精装)

赣版权登字 - 02 - 2013 - 373

本书整体设计及内容均受国家著作权法保护,非经权益人书面同意不得摘编或仿制



想成为一个屡破奇案的高手吗？想成为一个头脑冷静的名侦探吗？想置身于悬疑惊悚的恐怖场景中吗？想和老朋友经历一段生死探险吗？那么千万别错过本书，在这里，你将一一见证他们的传奇。

这是一艘令人爱不释手的精彩故事集结号，侦探、推理、悬疑、探险，应有尽有；这是一部悬念不断、惊险迭起的好莱坞科幻动作大片，恐怖、惊悚、紧张、冒险，一网打尽。

这里有步步惊心的侦探、推理大餐——斗智、心理、谨慎，聪明冷静的名侦探把人的思维缓缓带入扑朔迷离的案情之中，让人们慢慢享受这一顿头脑较量大餐。

这里有环环相扣的悬疑盛宴——惊险、鬼怪、恐怖、灵异，云集世界顶级悬疑小说大师，古典巨匠与新锐先锋携手共献。

这里有探险先锋演绎英雄豪情——茫茫大海、莽苍高原、极地冰原，处处是生死一线，处处有壮志豪情。千钧一发的时刻，生死度外的冒险，谁在剑指苍天？

本书精心选编了侦探、推理、悬疑、探险故事最具代表性的74篇作品，按其类型分为“叱咤风云篇——神探传奇”、“头脑较量篇——推理风暴”、“诡谲局势篇——悬疑盛宴”、“迷雾重重篇——探险先锋”四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充满了惊悚、紧张、刺激、悬疑和恐怖，将会带读者最精彩的阅读享受。

《青少年最着迷的侦探推理悬疑探险故事》以侦探推理故事当中的逻辑知识为切入点，本着让青少年在阅读推理故事的时候，能够既领略侦探推理故事的迷雾重重的惊奇情节和感受扑朔迷离的悬疑刺激，又能够快速通过侦探推理故事来掌握逻辑知识，从而能够让青少年于一张一弛之中提升智慧，拓展思维，增长学识，益智健脑。

希望本书能够带你走进一片新天地，让你更善于发现真相，更好地把握自己的人生！



叱咤风云篇——神探传奇

红发会 (英国)阿瑟·柯南·道尔	2
鬼屋奇案 (美国)杰克·福翠尔	15
地铁神秘命案 (英国)奥希兹女男爵	30
葛蕾丝命案 (美国)范·达因	39
医生谋杀死人 (美国)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57
神秘消失的空中飞人 佚名	62
心理测验 (日本)江户川乱步	72
凶器 (美国)约翰·海·德里克	83
怪房客 程小青	95
黑暗赌局 佚名	104

头脑较量篇——推理风暴

杀人的玩具 (日本)斋藤荣	118
浮尸 佚名	135
逃出十三号牢房 (美国)杰克·福翠尔	145
活生生的武器 佚名	164
八角房间 (美国)爱德华·霍克	170
梦境 (英国)阿加莎·克里斯蒂	180
百万美元藏哪里 (美国)杰克·福翠尔	195
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美国)杰克·福翠尔	200
一具尸体两颗人头 (英国)G. K. 切斯特顿	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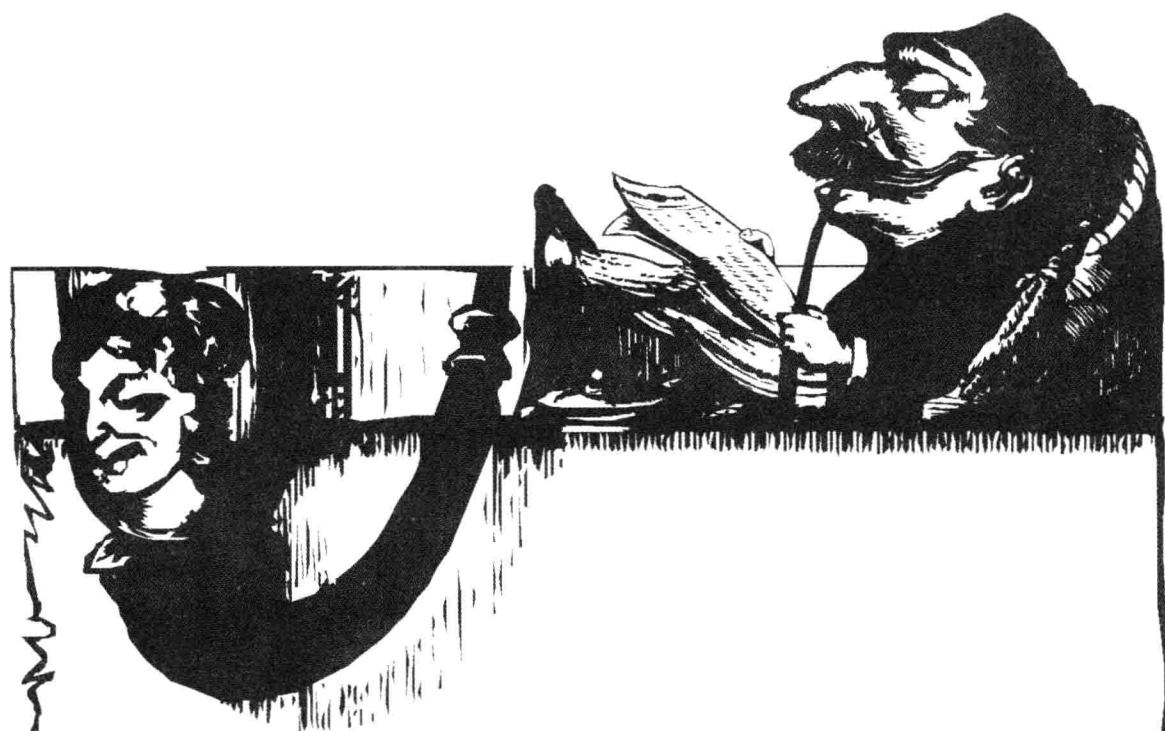
诡谲局势篇——悬疑盛宴

一个旅行者的恐怖怪床故事 (英国)威尔基·柯林斯	218
卡维拉的幽灵 (美国)克拉克·霍华德	227
无害的迷惘 (美国)唐纳德·奥尔森	240
夜莺别墅 (英国)阿加莎·克里斯蒂	246
摆脱乔治 (美国)罗伯特·阿瑟	257
最危险的游戏 (美国)理查德·康奈尔	265
别墅一夜 (英国)理查德·休斯	274
钩心斗角 (意大利)莱奥纳尔多·夏侠	276
羊腿 (美国)斯达尔·爱克厄尔	283

迷雾重重篇——探险先锋

特别电话 黑米	288
人鲨之战 佚名	291
麦哲伦环球探险记 佚名	294
大战“绿风怪” 佚名	298
羽毛蛇的秘密 佚名	301
野人杀虎 佚名	305
永远失踪的车厢 佚名	308
可爱的旅伴 佚名	311
钥匙在哪里 佚名	313
蓝色的海豚鸟 梓涵	316
诺尼和尼玛克 佚名	320
西伯利亚探险记 佚名	322
古堡疑案 徐敬东	326
海底脱险 铁头	329
怒瀑逃生记 佚名	331
人蚁大战 佚名	333
冰海历险记 佚名	336
小证人皮克 佚名	340

海上求生记 陈金峰	344
神秘的紫罗兰 佚名	347
英雄决战在南极 佚名	351
洛加山遇险记 佚名	354
和黑猩猩的握手 佚名	357
大旋涡逃生记 佚名	361
丛林虎啸 佚名	363
不寻常的交易 佚名	367
狮鬃毛 佚名	370
海狼 佚名	372
小小男子汉 胡庆莉	376
绿色信号弹 佚名	378
勇斗吃人鳄 佚名	381
黑豹冒死斗银狼 佚名	384
绿头发 佚名	387
与鱼王的搏斗 子君	390
空中历险记 宇庭	392
勇敢的现代骑士 佚名	394
惊心动魄的狩猎 佚名	398
丛林历险 尹成容	401
虎口余生 佚名	404
四号半街的秘密 佚名	406
珊瑚礁的秘密 佚名	409
玛丽独闯恐怖镇 佚名	414
雪人的秘密 佚名	418
特别绑架 佚名	421
生死攸关的烛光 佚名	424
所罗门王的宝窟 佚名	427



叱咤风云篇

——神探传奇

“那么，你当然还记得那天我们曾谈到玛丽·萨瑟兰小姐所提的那个很简单的问题之前所说的那段话吧：为了获得新奇的效果和异乎寻常的配合，我们必须深入生活，而它本身总是比任何大胆想象更富有冒险性。”

红发会

(英国)阿瑟·柯南·道尔

去年秋天的一天，我到贝克街去拜访我久违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我见到他时，他正在和一位身材矮胖、面色红润，有着火红头发的老先生深切地谈论着什么。我为自己的唐突表示歉意。正想退出来的时候，福尔摩斯出其不意地一把将我拽住，并拉进了房间里，随手把门关上。

他亲切地说：“我亲爱的华生，你这时候来真是再好不过了。”

“我想，你正在忙着。”

“是的，我是很忙。”

“那么，我到隔壁房间等你。”

“不，不，威尔逊先生，这位先生是我的伙伴和助手，他曾协助我成功地处理过许多案件。我在处理你的案件时，他也会同样给予我最大的帮助。”

那位身材矮胖的先生从椅子上半站起来欠身向我点头致意，厚厚的眼皮下的小眼睛里迅速地掠过一丝将信将疑的眼光。

“亲爱的华生，你坐在长靠背椅上吧。”福尔摩斯说着，重新坐回他那张扶手椅上，将两手的指尖合拢起来。这是他思考问题时常有的习惯。“我知道，华生，你和我一样，不喜欢日常生活中那些普通平凡、单调无聊的小把戏，而喜欢稀奇古怪的东西。你一直怀着满腔的热情把这些东西完整地记录下来，可见你对它们是多么的感兴趣。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说，你的这种做法为我那许多小小的冒险行动增添了无限光彩。”

我回答说：“我确实对你经手的案件都非常感兴趣。”

“那么，你当然还记得那天我们曾谈到玛丽·萨瑟兰小姐所提的那个很简单的问题之前所说的那段话吧：为了获得新奇的效果和异乎寻常的配合，我们必须深入生活，而它本身总是比任何大胆想象更富有冒险性。”

“我想，我倒要冒昧地怀疑你的这个说法。”

“是吗？华生。但你必须同意我的看法。否则，我将继续列举一系列事实，这些事实将使你的道理不攻自破，然后你就会承认我是对的。好啦，这位杰贝兹·威尔逊先生真是个大好人，他今天上午专程来看我，并且给我讲了一个很久以来不曾听到过的最稀奇古怪的故事。我曾说过：最离奇、最独特的事物往往是和较小的罪行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时常会让人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人犯了罪。就我目前所听到的来说，我还不能断定现在这件事是不是一个犯罪案件，但事情的经过确实是我所听到过的最离奇的故事。威尔逊先生，可不可以请你费心地重新讲讲这个故事，这不仅可以让我的朋友也对事情的前因有些了解，并且我也能够尽可能多地从你口里抓住一切详细的情节。一般说来，当我听到一些能够说明事情经过的情节时，脑子里同时会出现许多个类似案件的情节来引导我思考，但这一次我不得不承认，你讲的这些事实是绝对独特的。”

矮胖的委托人挺起胸膛，带着几分骄傲的神态从大衣内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又脏又皱的报纸

平铺在膝盖上，俯首向前看着上面的广告栏。我趁这功夫仔细地打量起这个人，力图模仿我伙伴的办法，从他的服装或外表上看出点名堂来。从外表特征看，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英国商人，肥肥胖胖、样子浮夸、动作迟钝。穿着一条松垂的灰格裤子，一件不太干净的燕尾服，前面的扣子没有扣上，里面露出一件土褐色背心，背心上面系有一条艾尔伯特式的粗铜链，链子上穿着一小块中间有个四方窟窿的金属片做装饰坠，随着链子来回摆动着。他旁边的椅子上放着一顶磨损了的礼帽和一件褪了色的棕色大衣，大衣的线绒领子有点皱褶。我把他打量完后，才发现我的收获并不大。总的来说除了他那一头火红色的头发和愤怒不满的表情外，再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福尔摩斯锐利的眼光看穿了我的心理活动，他面带微笑摇了摇头道：“他干过一段时间的体力活，吸鼻烟，是共济会会员，到过中国，最近写过不少东西。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情况以外，我也推断不出什么来了。”

杰贝兹·威尔逊先生突然挺直了身子，望着我的同伴一阵愕然。他的食指仍然压在报纸上，眼睛却紧紧地盯着我的同伴，惊奇地问道：“我的天呐！福尔摩斯先生，你怎么这么了解我的情况啊，这些可是我还没有对你说过的呢！比如，你怎么知道我干过体力活？那可真是像福音一样千真万确，我最初就是在船上当木匠的。”

“我亲爱的先生，这并不奇怪，看看你这双手，你的右手比左手大多了，显然这是经常用右手干活造成的，所以右手的肌肉比左手发达。”

“噢，那么吸鼻烟和共济会会员呢？”

“事实上，我并不想告诉你我是怎么看出来的，因为我不想低估了你的理解力，我只知道你是个敢于不顾你们团体严格规定的人，竟然带上了一个弓形指南针模样的别针。”

“噢，是的，我忘了这个。可是写作呢？”

“你右手袖子上足有五寸长的地方闪闪发光，而左袖子靠近手腕处经常贴在桌面上的地方打了个整洁的补丁，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说明问题的吗？”

“那么，怎么看出我去过中国呢？”

“你右手腕上边一点的皮肤上文刺的鱼只能是在中国做的。我对刺花纹有过一些研究，甚至还写过这种题材的稿子。用细腻的粉红色彩给各种鱼类着色这种绝技，只在中国才有。此外，你的链子上还挂着一枚中国钱币，那岂不是更加一目了然了吗？”

杰贝兹·威尔逊大笑起来。他说：“说得太好了，这个我怎么也想不到啊！我开始只当你是神机妙算呢，但说穿了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福尔摩斯说：“华生，我现在才认识到，真不该这么痛快地向他说明这其中奥秘，要懂得‘大智若愚’的道理，你知道，我的名声本来就不怎么样，太过坦诚是要身败名裂的。威尔逊先生，你能找到那个广告吗？”

“能，就在这里。”他用那又粗又红的手指按在一栏广告的中间，说：“就在这儿，这就是整个事情的起因。先生，你们自己读好了。”

我从他手里把报纸拿过来，照着它的内容念道：

“红发会：由于原住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已故的黎巴嫩人伊齐基亚·霍普金斯之遗赠，现留有另一空职，凡红发会会员皆有资格申请。薪酬每周四英镑，工作实质则实属挂名而已。凡年满二十一岁的红发男性，身体健康、智力健全者即符合条件。应聘者请于星期一上午十一时到舰队街、教皇院7号红发会办公室邓肯·罗斯处提出申请报告。”

我一连读了两遍这个不寻常的广告，不禁喊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福尔摩斯在椅子上咯咯地笑个不停，甚至做出几个扭动的动作，他高兴的时候总是这个样子。他说：“这个广告很不寻常，是不是？好啦，威尔逊先生，你现在就痛痛快快地把关于你自己的一切，以及和你同住在一起的人，还有这个广告给了你多大的好处，统统讲出来吧。大夫，你先把报纸的名称和日期记下来。”

“这是一八九〇年四月二十七日的《纪事年报》，刚好是两个月以前的。”

“很好。好了，威尔逊先生，请讲吧。”

“噢，福尔摩斯先生，就是我刚才对你说的，”我们的客人一面用手拭他的前额，一面说，“我在市区附近的萨克斯-科伯格广场开了个小当票。那个买卖不大，近年来我只是靠它勉强能维持生活。过去还有能力雇用两个伙计，但现在只能雇一个。如果不是他为了学会做这个买卖而自愿拿一半工资的话，就这一个伙计我也雇不起啊。”

福尔摩斯问道：“这位乐于助人的青年叫什么名字？”

“他叫文森特·斯波尔丁。其实他的年纪也不小了，只是到底有多大我也说不上来。福尔摩斯先生，我这个伙计非常精明强干，我很清楚，他本来可以生活得更好些，也可以赚到比我应付给他的多一倍的工资。但不管怎么讲，既然他很满意，我又何必要劝他多长几个心眼呢？”

“噢，真的？你能以低于市价的工钱雇到伙计，好像是最幸运不过了。这在像你这样年纪的雇主当中，可是不寻常的事情啊！只是不知道你的伙计是不是和你的广告一样很不一般。”

威尔逊先生说：“当然，他也有他的毛病。比如他非常喜欢照相，总是拿着照相机到处去照，显然是很没有上进心的。他一照完相就急急忙忙地跑到地下室去冲洗，快得像兔子钻洞一样。这就是他最大的毛病，但总的说来，他是个好工人，他没有坏心眼。”

“我想，他现在还是和你在一起吧。”

“是的，先生。除他以外，还有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这个女孩负责做饭、打扫房子。我屋子里就只有这么两个人，因为我是个鳏夫，我没有成过家。先生，要是没有其他可以改变我们的事情的话，我们三个人一直过着安静的生活。我们不但住在一起，而且欠了债也一起还。现在困扰我们的头一件事就是这个广告。那正是在八个星期以前的今天，斯波尔丁拿着这张报纸走进办公室里，他说：

“‘威尔逊先生，我向上帝祷告，我多么希望我是个红头发的人啊！’

“我问他：‘为什么呢？’

“他说：‘为什么？红发会现在又有了个空缺。谁要是得到这个职位，那简直是发了大财啊。据我了解，事实上空缺比谋职的人还多，受托管理那笔资金的理事们简直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真是有钱没有地方花了。如果我的头发能变颜色就好了，那个非常好的安乐窝就只等着我去了。’

“我问他：‘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福尔摩斯先生，你可知道，我是个深居简出的人，因为我的买卖都是送上门来的，用不着我到外面奔走做生意。我往往一连几个星期足不出户，所以我对外界发生的事情总是显得孤陋寡闻，我也总是乐意能听到点儿外面的消息。

“斯波尔丁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他反过来说：‘难道你从来没有听过红发会的事吗？’

“‘是呀，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怎么可能？你这么说倒使我感到莫名其妙了，因为你自己就有资格去申请那个空着的职位啊！虽然他们一年只给二百英镑，但这个工作很轻松，即便你有其他的职务也并不碍事。’

“或许你们不难想象，这对我来说不仅是个新鲜事，更叫我动了心思，因为这些年来我的生

意并不怎么好,这笔额外的二百英镑如能到手对我来说是相当可观的,并且它来得简直是太容易了。

“于是我对他说:‘你把事情的全部情况都告诉我吧。’

“他指着广告对我说:‘就在这里,你自己看吧,红发会有个空缺,这广告上有地址,到那里可以办理申请手续。据我了解,红发会的发起人是一个名叫伊齐基亚·霍普金斯的美国百万富翁。这个人作风很古怪。他自己的头发是红色的,并且对所有红头发的人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死后大家才知道,原来他把他的巨额财产都留交给了受托管理人处理,而他留下的遗嘱就是要用他遗产的利息让红头发的男子都有个舒适的差事。从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这份差事待遇很高,要干的活却很少。’

“我说:‘可是,一定会有数以万计红头发的男子去申请的。’

“他说:‘没有你所想得那么多。你想想看,那实际上只限于伦敦人,而且必须是成年男子。这个美国人青年时代是在伦敦发迹的,他想为这个古老的城市做点好事。而且我还听说,如果你的头发是浅红色或深红色,而不是真正发亮的火红色,那你去申请也是徒劳的。好啦,威尔逊先生,如果你想申请的话,那你就走进去了好了。但是,为了几百英镑的钱而会让你受到麻烦的话,也许是不值当的。’

“先生们,正如你们现在亲眼看到的这样,我的头发可是鲜红鲜红的,因此在我看来,如果为了得到这个职位需要竞争一下的话,那么我会比任何竞争者都更有希望。文森特·斯波尔丁似乎对这桩事情很了解,所以我想他也许能助我一臂之力。于是我就叫他百叶窗关上,跟我一起出发了。他也非常高兴能得到一个休假日,我们就这样停了业,去了广告上登的那个地址。

“可是,福尔摩斯先生,我永远不希望再见到那样的情景了。来自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头发颜色深浅不一的人全都涌到城里按照那个广告来应征。舰队街挤满了红头发的人群,主教堂看上去就像叫卖水果的小贩那放满柑子的手推车。我真没想到区区一个广告竟然召集到了全国那么多人。可笑的是他们头发的颜色简直是各种各样,有稻草黄色、柠檬色、橙色、砖红色、肝色、土黄色甚至爱尔兰长毛猎狗的那种颜色等等。但正如斯波尔丁所说的那样,真正鲜艳的火红色倒不多。当我看到那么多的人在等着应聘时,我感到很失望,真想放弃得了。但斯波尔丁当时怎么也不答应,他是那么支持我,我真不能想象他当时是怎样连推带搡带着我从人群中挤了过去,一直来到办公室的台阶前面。楼梯上有两股人潮,一些人满怀希望往上挤,一些人垂头丧气往下走。我们竭尽全力挤进人群,很快便发现已经到了办公室里。”

委托人停了一下,使劲地吸了一下鼻烟,稍加思索起来。福尔摩斯说:“你的这段经历真是最有趣不过了,请你继续。”

“办公室里除了几把木椅和一张办公桌外,没有别的东西。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头发颜色比我还要红的小个子男人。每个候选人走到他跟前时,他都会说上几句,然后就想办法在他们身上挑毛病,说他们怎样的不合格。我当时想,原来要得到这个职位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呢。然而,轮到我们的时候,这个小个子男人对我的表现显然比对其他人客气得多。我们走进后,他就把门关上了,和我们单独交谈起来。

“我的伙计说:‘这位是杰贝兹·威尔逊先生,他愿意填补红发会的空缺。’对方回答说:‘他非常适合担任这个职务。他满足了我们的一切条件。在我的记忆中,我还没有看见过有谁的头发颜色比他的更好的了。’他后退了一步,歪着脑袋凝视着我的头发,直看得我不好意思起来。随即他一个箭步拉住我的手,热烈地祝贺起我求职成功。

“他说:‘如果再犹豫不决那就太不对了。但是,对不起,我显然必须谨慎小心,我相信你是

不会介意的。’说完他两只手紧紧地揪住我的头发，使劲地拔，我痛得喊了出来，他才撒手。然后对我说：‘我看得很清楚，你眼泪都流出来啦，这实在是太理想了。请原谅我的谨慎小心，因为我们曾两次被带假发的家伙和一次染头发的家伙骗了。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有关鞋蜡的故事，你听了可能会感觉恶心的。’说完他走到窗户那里声嘶力竭地喊道：‘已经有人填补空缺了。’窗户下面传来一阵大失所望的叹息声，人们成群结队地朝四面八方散开。人们走后，除了我自己和这位管事的以外，再见不到一个红头发的人了。

“他说：‘我叫邓肯·罗斯。我自己就是一个领取我们高贵的施主遗留基金的会员。威尔逊先生，你是不是已经成家了？’

“我回答说：‘我没有。’

“他立即把脸一沉，严肃地说：‘哎唷！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啊！你所说的情况使我感到很遗憾。显然，设立这笔基金的目的既是为了维护，也是为了生育更多红头发的人。可你竟然是个未婚的单身汉，那真是太不幸了。’

“福尔摩斯先生，我听到这些话感到非常沮丧。我当时想，完了，这个职位还是弄不到手的。但他考虑了一下又说：‘倒也没有关系。如果是别人的话，这个缺点可能是不幸的。但你的头发长得实在是太好了，我们必须破例照顾像你这样的人。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

“我说：‘这个事情有些不好办，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铺子。’

“文森特·斯波尔丁说：‘那不要紧，我能替你照管生意的。’

“我问：‘上班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

“福尔摩斯先生，当票的买卖多半在晚上，特别是在星期四、星期五的晚上，因为这正是发薪的前两天。所以在上午多赚几个钱对我来说是很合适的。而且我知道我的伙计挺不错，要有什么事他也会照料好的。

“我说：‘这对我很合适。薪金多少？’

“‘每周四英镑。’

“‘工作怎么样呢？’

“‘只是挂个名而已。’

“‘你说的挂个名是什么意思？’

“‘噢，在整个办公时间你必须待在办公室里，或者至少在那楼房里待着，如果你离开，那你将会被认为是永远地放弃了这个职位。对于这一点遗嘱上说得清清楚楚。哪怕你在这段时间里稍微离开一下办公室，那都将算是没有按照条件办事。’

“我说：‘一共只有四个小时，我是怎么也不会离开这儿一步的。’

“邓肯·罗斯先生说：‘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借口，不管是有病、有事还是其他什么理由都不行。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待在那里，否则你就会丢掉你的位置。’

“‘具体干什么工作呢？’

“‘你的工作就是抄写《大英百科全书》，这里有这个版本的第一卷。你要自备墨水、笔和吸墨纸。我们只提供给你这张桌子和这把椅子。你明天能来上班吗？’

“我回答说：‘当然可以。’

“‘那么，杰贝兹·威尔逊先生，再见吧，让我再一次祝贺你这么幸运地得到了如此重要的职位。’他向我鞠了个躬。我随即离开了那个房间，和我的伙计一起回家了。我为自己的好运气简直高兴得六神无主，不知所措了。

“我整天都在思量这件事。到了晚上,我的情绪又消沉下来了,因为我总觉得这件事一定是某种大骗局或大诡计,虽然我猜想不出它的目的是什么,但竟有人立下这样的遗嘱,并给那么多的钱让人抄写《大英百科全书》这种简单的工作,简直都是不可思议的。文森特·斯波尔丁想尽一切办法来宽慰我。到就寝时,我已从这整个事件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不管怎样,我都要在第二天早晨去看个究竟。于是我花一个便士买了一瓶墨水、一根羽毛笔、七张大页书写纸,然后就动身到教皇院去了。

“使我又惊又喜的是,一切都顺利。桌子已给我摆好了,邓肯·罗斯先生在那里照料着,好让我顺利地开始工作。他让我从字母 A 开始抄,然后又离开了我,但会不时地走进来看看我工作进行得是否顺利。下午两点钟他和我说再见,并称赞我抄写得真不少。我走出办公室后,他就把门锁上了。

“福尔摩斯先生,事情就这样一天天地继续下去。到了星期六,那个干事进来付给了我四个英镑的金币,作为我一周工作的报酬。下星期也是这样,再下星期还是这样。我每天上午十点到那里上班,下午两点下班。而以后,邓肯·罗斯先生来的次数便逐渐地减少了,有时候一个上午只来一次,再过一段时间,他根本就不再来了。当然,我还是片刻也不敢离开办公室,因为我不敢肯定他什么时候会突然进来,并且这个职务确实不错,对我也很合适,我不愿冒丢掉它的任何风险。

“就这样,八个星期过去了。我抄写了‘男修道院院长’、‘盔甲’、‘建筑学’和‘雅典人’等词条。并且希望由于我的勤奋努力,不久就可以开始抄写以字母 B 为首的词条了。为此我花了不少钱购买大页书写纸,我抄写的东西几乎堆满了一个架子。不料接下来,这个事情突然宣告结束了。”

“结束?”

“是的,先生。就在今天上午结束的。我照常十点钟去上班,但是门关着而且上了锁,在门的嵌板中间钉着一张方形小卡片。这张卡片就在这儿,你们可以自己看看。”他举着一张约有便条纸大小的白色卡片,上面写着:

红发会已经解散,此启。

一八九〇年十月九日。

我和福尔摩斯看了这张简短的通告,以及站在后面的那个充满懊恼、满面愁容的人,我们两个都情不自禁,哈哈大笑起来。因为这件滑稽可笑的趣事完全压倒了一切其他考虑。我们的委托人却气得满面通红、暴跳如雷地嚷道:“我看不出有什么可笑的地方。如果你们不会干别的而只会取笑我的话,那我可以到别处去。”

“不,不,先生。”福尔摩斯一面把已经站起来的威尔逊推回那把椅子上,一面说:“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你的这个案件,因为它太不寻常了,简直是使人耳目一新。但是,如果你不见怪的话,我还是要说,这件事确实有点可笑。请问,当你发现门上卡片的时候你采取了什么措施?”

“先生,我感到很震惊,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向办公室周围的街坊打听,但他们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最后我去找房东,他住在楼下,是个当会计的。我问他能否告诉我红发会出了什么事。他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一个团体。然后我问他邓肯·罗斯先生是什么人。他回答说这个名字对他很陌生。我说:‘是住在 7 号的那位先生。’

“‘什么,那个红头发的人?’

“‘是的。’

“他说:‘噢,他叫威廉·莫里斯,是个律师,他暂住我的屋子,因为他的新居还没有准备好。’

他昨天搬走了。’

“‘我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他呢?’

“‘在他的新办公室。他确实把他的地址告诉我了。是的,爱德华王街17号,就在圣保罗教堂附近。’

“福尔摩斯先生,我马上动身到了那里,但是,当我找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发现它是个护膝制造厂,这个厂子里谁也没有听说过有个叫威廉·莫里斯或叫邓肯·罗斯的人。”

福尔摩斯问道:“那你怎么办呢?”

“我回到家去,接受了我那伙计的劝告。但他的劝告根本帮不了我的忙。他只是说,如果我耐心等待也许能收到来信,从中得到消息。但是,福尔摩斯先生,这些话并不是那么中听的。我不愿意不经过努力就失去这么好的位置。因为我听说你肯给不知道如何是好的穷人出主意,就立即到你这里来了。”

福尔摩斯说:“你这样做很明智。这是桩很了不起的案子,我很乐意帮你。从你所告诉我的经过来看,它可能牵连到的问题要比表面看起来更为严重。”

杰贝兹·威尔逊说:“够严重的啦!你想想,我每周损失四英镑啊。”

福尔摩斯又说:“就你本人来说,我认为你不应该抱怨这个不同寻常的团体。正相反,据我所知,你白白赚了三十多个英镑,先不说你抄了那么多以字母A为词头的词,增长了不少知识。你干这些事并不吃亏嘛。”

“是不吃亏。但是,先生,我想知道那到底是怎么回事,那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拿我开玩笑的目的又是什么——如果确实是开玩笑的话。他们开这个玩笑可是花了不少钱啊,他们花了三十二个英镑。”

“关于这一点我们会替你弄清楚的。但是,威尔逊先生,你要先回答我一两个问题。首先,叫你注意看广告的那位伙计,他在你那里多久啦?”

“大约在发生这件事之前的一个月。”

“他是怎么来的?”

“他是看广告应征来的。”

“只有他一个人申请吗?”

“不,有十来个人申请。”

“你为什么选中他?”

“因为他灵巧,费用也不多。”

“实际上他只领一半工资?”

“是的。”

“这个文森特·斯波尔丁什么模样?”

“小个子,体格健壮,动作很敏捷,虽然年龄约在三十开外,但是皮肤却很光滑。他的前额有一块被硫酸烧伤的白色伤疤。”

福尔摩斯兴奋地在椅子上挺直了身子。他说:“这些我都想到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两只耳朵是否穿了戴耳环的孔?”

“是的,先生。他对我说,是他年轻的时候一个卜普塞人给他在耳朵上穿的孔。”

福尔摩斯渐渐陷入了沉思中,稍后问:“你能确定,此时他还在那里吗?”

“是的,我刚才就是从他那里来的。”

“你不在的时候生意一直由他照料吗?”

“先生，我对他的工作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上午本来就没有多少买卖。”

“好吧，威尔逊先生，我将在一两天内把我关于这件事的意见告诉你。今天是星期六，我希望到星期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客人走了以后，福尔摩斯说：“华生，依你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坦率地回答说：“我一点也看不出问题来，这件事太神秘了。”

福尔摩斯说：“一般说来，越是稀奇的事，到了真相大白后，就越可以看出事情并不是那么高深莫测的。而那些普普通通、毫无特色的罪行才真正令人迷惑。就像人的平淡无奇的面孔是最难以辨认的一样。当然，我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去处理这件事。”

我问：“那么，你准备怎么做呢？”

他说：“抽烟，这是要抽足三斗烟才能解决的问题，同时我请你在五十分钟内不要跟我说话。”说完，他蜷缩在椅子上，瘦削的膝盖几乎都能碰在他的鹰钩鼻子上。他闭眼静坐着，叼着那只黑色陶制烟斗，那烟头很像是某种珍禽异鸟的又尖又长的嘴。我以为他一定是沉入梦乡了，跟着我也打起了瞌睡，就在这时，他忽然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一副拿定了主意的神态，随即把烟斗放在壁炉台上。

他说：“萨拉沙特今天下午在圣詹姆士会堂演出。华生，你看怎么样？你的病人能让你抽出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吗？”

“今天没问题，我的工作也不是总离不开的。”

“那么戴上帽子，走吧。我们将经过市区，顺路可以吃点午饭。我注意到节目单上有不少德国音乐。我觉得德国音乐比意大利或法国音乐更为优美动听。德国音乐听了发人深省，我需要这种深省。走吧。”

我们坐地铁到了奥尔德斯盖特，再走一小段路，便到了萨克斯-科伯格广场，我们上午听到的那个奇特故事正是发生在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些险隘狭窄且破落的穷街陋巷，一个周围有铁栏杆的围墙内排列着四排灰暗的两层砖房。院子里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草坪，草坪上几簇枯萎的月桂小树正在烟雾弥漫的环境里顽强地生长着。在街道拐角的一所房子上方，有一块棕色木板和三个镀金的圆球，上面刻有“杰贝兹·威尔逊”几个白色大字，显然，这就是我们红头发委托人做买卖的场所。

福尔摩斯在那幢房子前面停下来，歪着脑袋细细地察看了一遍，他的眼睛在皱纹密布的眼皮中间炯炯发光。随即，他又漫步到街上，然后再返回拐角注视起那些房子。最后，他回到我们委托人的居所，用手杖使劲地敲打了两三下人行道，接着就去当票门口敲门。一个看上去很精明能干、胡子刮得光光的年轻小伙子立即给他开了门，并请他进去。

福尔摩斯说：“劳驾，我只想问一下，从这里到斯特兰德怎么走。”

那个伙计立即说道：“到第三个路口往右拐，到第四个路口再往左拐。”随即关上了门。

我们离开时，福尔摩斯说：“他的确是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据我的判断，他在伦敦可以算得上是第四个最精明能干的人了，至于在谋略方面，我不敢肯定地说他是不是第三个。我以前对他有些了解的。”

我说：“显然，威尔逊先生的伙计在这个红发会的神秘事件中起了很大作用。我想你去问路不过是为了看看他而已。”

“不是看他。”

“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看看他裤子的膝盖那个部位。”

“你看见了什么？”

“看到了我想看的東西。”

“那么，你为什么要敲打人行道？”

“我的亲爱的华生，现在是留心观察的时候，而不是谈话的时候，我们是在敌人的领地上进行侦查活动。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萨克斯 - 科伯格广场的情况，现在，让我们再去探查一下广场后面的那些地方吧。”

我们从偏僻的萨克斯 - 科伯格广场的拐角转过弯来，眼前呈现出来的道路与广场前的截然不同，差别简直就像一幅画的正面和背面那样明显。那是市区通向西北的一条交通大动脉。街道被熙熙攘攘的犹如洪流般的生意人堵塞住了，在这洪流中，有向内流的，也有向外流的。人行道则被蜂拥而来的无数行人踩得发黑。而那一排华丽的商店和富丽堂皇的商业楼则很难让人相信是和那死气沉沉的广场对面紧靠在一起的。

福尔摩斯站在一个拐角处，顺着那一排房子看过去，说：“准确地了解伦敦是我的一大癖好，我很想记住这些房子的顺序。让我们看看吧，这里有一家叫莫蒂然的烟草店，那边是一家卖报纸的小店，再过去是城市与郊区银行的科伯格分行，还有素食餐馆、麦克法兰马车制造厂，一直延伸到另一个街区。好啦，华生，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该去消遣一会儿了。来份三明治和一杯咖啡，然后到演奏提琴的场地去转一转，那里的一切都是动听悦耳、优雅和谐的，尤其没有红头发委托人出难题来打扰我们。”

我的朋友是个热情奔放的音乐家，他不但是个技艺精湛的演奏家，还是个才艺超群的作曲家。整个下午他都坐在观众席里，显得十分愉悦。他随着音乐的节拍轻轻地挥动着他那瘦长的手指，面带微笑，眼睛却略带着伤感，如入梦乡。这时的福尔摩斯与那个铁面无私、多谋善断、果敢敏捷的大侦探几乎判若两人。在他那古怪的双重性格交替地显露出来时，在他身上占据主导地位富有诗意的沉思神态和他一贯的细致、敏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就是个这样性格的人，时而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时而憔悴疲惫，时而精力充沛。我很清楚地知道，他最严肃的时候就是接连几天坐在扶手椅中苦思冥想地构思和推理之际，而强烈的追捕欲望又会突然地支配起他，在这种时刻里，他的推理能力就会转变成为一种直觉，以至于那些不了解他做法的人会以怀疑的态度把他看作一个通晓万物的知识超人。那天下午，当我看到他在圣詹姆士会堂完全沉醉在音乐声中的时候，我便也有了直觉，觉得那个他决意要追捕的人该倒霉了。我们听完音乐走出来的时候，他说：“华生，你一定想要回家了吧。”

“是该回家了。”

“我还有点事情要费几个小时才能办完，就是发生在科伯格广场的那桩重大案件。”

“啊，那个怎么算是重大案件呢？”

“有人正在密谋策划一桩重大罪案。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并且我们能够及时制止他们。只是，今天是星期六，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了。所以今晚我需要你的帮助。”

“什么时间？”

“十点钟就够早了。”

“好的，我十点一定到贝克街。”

“不过，华生，这事情可能有些危险，所以还是请你把你在军队里使用过的那把手枪放在口袋里吧。”他摆了摆手，转过身去，立即消失在人群中。

我敢说，我并不比我的朋友们的愚钝，但在和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交往中，我总感觉到一种压力——我自己太笨了。就拿这件事来说吧，他听到的我也都听到了，他见到的我也都见到了，但